

天涯飞歌 纪念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

三角梅盛开的海口

■ 陈波来

我从来没看到过开得那么随心所欲的花。说它随心所欲，是院墙拦不住，风中寒意料峭的冬天也禁不住，它想开就开，它要开就蓬蓬勃勃地开个够。三瓣一朵，团拢成小小的花萼，叶非叶，花非花，一枝枝一丛从缘墙而上，又从墙头翻过，红红火火地泼泻下来。倒映水中，水有了流淌的生气。街头一瞥，一条街就有了惊艳的意思。

这是1987年冬天，我初登海岛时，在海口街上遇见三角梅的第一印象。

我得承认，同一时令在黔北老家，万物凋敝，弥天阴雾中，绰约可见的一点点的红，不是花，而是土称红籽儿的火棘，山野里随处生长。即使熬到春天，桃花李花冒了出来，却是小朵小朵的，似乎开得小心翼翼……

彼时，十万人才过海峡，大家急吼吼来自天南地北，把不大的海口市硬是挤得熙熙攘攘，一个个好像憋足了几十个阴郁的冬天的劲，要在这个冬天，在海口市的某一根枝头上，好好地开出一朵花来。但是在大特区建省前后，门口挂了牌子的单位毕竟是少之又少，因此迷茫、恹恹、甚至无助与悔恨，渐渐纠结于闯海者一度热潮澎湃的心胸。

我最早找到的一个接收单位，是盐灶路一带的某中学。碰巧一位英语女教师怀孕待产，需要有人代课，但不能正式调动。也就是说，女教师半年产假后回校，我还得走路。但是学校安排住进，还可在就近的医院食堂搭伙。报到当日，我被引至一间门窗破旧的平房，从堆满破桌烂椅的仓库清理出小片空地。管后勤的老师拉开一张摇摇晃晃的铁丝床，将借给我的一

条毛色可疑的绵毯和一件旧军大衣一并塞我怀里，再帮我接上一盏15瓦的灯，那一刻，我坐在抵近床头的一张课桌前，还是忍不住心花怒放。

有了安身之处，即便是暂时，但我找到了让自己稍事喘息的机会。每节2块钱的代课费，虽少，却至少不会令我囊中空空，还容我可以慢下匆匆脚步、仔细打量这座陡然沸腾的城市，为自己的闯海求职之路，多点时间来作一点计划和安排。我趁课余时间，带上地图和文凭，几乎走遍了海口市的大街小巷，像当初每一个闯海者一样，敲开每一扇挂着单位招牌的门，向门里或热情或冷漠的人推介自己。而无论沮丧与否，在许多个转角处，总会有那么一丛盛开的三角梅迎面而来，让人为之眼前一亮、为之心中一震。

夜色阑珊之际，是我前去位于海府路上的军区第二招待所与同来的朋友会面的时候。去时，因心有所望，还觉得什么。回时，孤身一路，白天跑街求职的疲惫，总是不请自来，且越发沉重。从海府路红坎坡一带回盐灶路住处的路上，必得经过大同路。淤塞的湖，小桥，流水，石径……在后来椰树门的附近，一堵院墙几乎被那一片开得繁盛的三角梅遮蔽，即使在昏暗的路灯下，仍然如我初见它时，那样精光灿烂，那样生气盎然。

谁能想象，一个人与一座城市的因缘，竟率先来自这样一种叫三角梅的花，来自它得益于一杯薄土、一隅寄身便感恩似地蓬蓬勃勃的花开？

那个冬天很短。我很快找到新的接收单位，几经调整，终于在海口这座城市扎根下来。岁月如梭，后来

有许多次匆匆过往，每一回再次遇见大同路上的那丛三角梅，心中都会生出一种如见故人的感动。三十年了，我已从青春步入中年，海口也在长大，原来狭窄的闹市区已经被更多更宽敞的商业中心所替代，生活与休闲的场合在日益翻新和增多。即便我很少路过大同路，但那丛三角梅仍在，翻过岁月的墙头，时时刻刻，灼灼花开。其实想着它，我就没有冬天。

我与三角梅的这一点秘密，我以为只属于自己专有。2016年，在一场以三角梅为主题的全国性征文比赛中，我的一首诗作有幸获奖。面对一位记者的访谈时，我提到大同路上的那丛三角梅……我知道！我知道……她打断我的话，急切地说道。她的眼神从职业性的逼视中，突然变得柔和而闪亮。我们会心地笑了。

海外飞鸿

■ 王红雨

《纽约时报》4月12日发的一则讣告文章有补漏的性质，纪念的是于六十三年前的四月去世的中国才女林徽因。我不由想到和她同时期的另一位才女，冰心。如果说林徽因是成年后才较为熟悉的传奇，那么冰心是点点滴滴渗透在自己成长岁月中，年少的时候曾一遍遍地读她的《寄小读者》等作品。

这两位才女都在差不多的时期在美国东海岸留下足迹。1923年，冰心进入波士顿的韦尔斯利学院攻读文学；1924年，林徽因进入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美术。两年前的夏天，我也正好陪父母在这两座城市游逛。

波士顿的六月繁花盛开，我们来到波士顿城西的小镇韦尔斯利做客。那正是我儿子小安的高中毕业季，他的同窗好友的祖父母邀请几家人到家中庆祝。那是一处美丽的家园，庭院连着宽阔的草坪连着林子 and 一片湖水。少女们在草坪上踢球，在湖边嬉戏，笑声飞扬，绿树投影，鲜花盛开。

在阳光明媚的庭院里享用了午餐，我父母听说韦尔斯利学院（又译卫斯理学院）就在旁边，不到十分钟的车程，便想去拜访。这所学校最常让中国人联想到宋美龄，因为这是她的母校。

车开进校园，停下来，漫步四周，处处鲜花盛开，簇拥着屋顶塔尖伸向蓝天的巍峨古典建筑。我一想想找那片湖，《寄小读者》里的那一个慰冰湖：“小朋友，我的亲爱的我都不在这里，便只有她——海的女儿，能安慰我了。Lake Waban，谐音会意，我便唤她做‘慰冰’”。这片湖水，寄托了冰

爱的路径

心的无限乡愁。

几番曲径通幽，越过林子草地，望见一片湖，水面湛蓝，意态安然。这就是Lake Waban，那近一个世纪前抚慰了冰心的思乡情怀，也给中国小读者们无限想象的“慰冰湖”。冰心是我最初的启蒙和熏陶，她那些爱的话语和感叹是我童年的底蕴，应和着我所有承欢父母膝下以及和弟弟嬉闹的好时光，那么纯净，就像这波光荡漾的湖水。而在挥别父母漂洋过海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时光之后，我终于和父母站在了这片湖畔，那一刻，心头似乎千言万语，又云淡风轻。

说起来，刚刚过世的老布什总统的夫人，小布什总统的母亲芭芭拉·布什，也曾就读于韦尔斯利学院。她后来辍学去结婚生子了。有这样一个轶事，1990年春天，韦尔斯利学院邀请芭芭拉·布什在毕业典礼上当致辞嘉宾并赋予荣誉学位，遭到在校部分女生的抗议，认为她不过是总统的夫人，并没有属于自己的成绩。而她的先生，当时的布什总统，在白宫日记里则写道，“她是位好母亲，好妻子，积极的志愿者，推广社会识字阅读等其他事业的倡导者，这难道有什么不好吗？”

而芭芭拉·布什毫不退缩地接受了致辞邀请，她在毕业典礼上探讨了关于生活道路选择的复杂性，她说道：“没有单一的道路，一个人只要服从内心，尽力而为。不管在哪个年代，只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：身为父母，孩子是第一位的。你要给你的孩子读书，拥抱他们，爱他们。你家庭的成功，我们社会的成功，不在于白宫里发生些什么，而在于你家里发生了些什么。”她的讲话赢得了阵阵掌声。

芭芭拉·布什也曾经是小安高中母校的家长，小布什总统和他的弟弟也是这所学校毕业的，想当年，她也会去参加家长会，聆听老师们的模拟课。记得一次家长会，我和几位母亲一同跟着儿子们走向他们的宿舍，经过那栋女生宿舍楼的时候，他们熟悉和敬爱的一位女老师正好走出来，她对男孩子们说，“看得出你们爱和尊重你们的妈妈，谢谢你们为我们的三个儿子树立了好的榜样！”

给予爱，接纳爱，都是福分。

当我们离开波士顿驱车至费城，徜徉在林徽因的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，“爱”也是迎面而来。这所常春藤老校的一个坐标就是那个鲜红的雕塑，英文字母“LOVE”。初夏朗朗的阳光在校园绿树的枝头闪烁着，一切都美好，要念起林徽因那首广为传颂的《你是人间四月天》，也应此情此景。这首诗据说是林徽因写给自己的长子的，表达着喜爱和希望。而这一个风华绝代的女子心里又是蕴藏着那么多的爱：母爱，情爱，对艺术的爱，以及她和梁思成先生对中国古建筑那满腔的热爱和执着，一切都让人油然而生敬意。

“爱从不同的路过来，命运只有一颗心”，一直记得某部电影插曲里的这一句。而现实生活中，很让我感动也是我的人生榜样的一个人，是我的同窗好友——她曾经也是备受宠爱的天之骄女，她十多年来温声柔达地养育照料有着特别需求的孩子，她曾淡然道出的一句话，我一直铭记。她说“确实是对孩子的爱支持我一路走来，看到和别人不一样的风景。”

爱，就是最美的风景，不管在哪条路上。



《阳光下》(国画) 王楠 作

小小说

■ 符浩勇

夜里九点许，正值城里万家灯火时分，但城西分区和信住宅小院已归于无声静寂。这里居住的大多是进城务工租住的人员，劳作一天，此时身体已进入歇息状态。唯有小院东侧五楼的窗户透出柔和的灯光。

这是这个小院老板——兴农贸易公司老总李康福的家。李康福大学毕业后没找到工作，属于农村进城谋生较早的那拨人之一，他收过旧货、投过快递、应聘过公司部门经理，慢慢打拼凑爬，之后终于有了自己公司，也终于有了不薄的积蓄，娶了城里人家的女儿为妻。近年来公司业务不断拓展，他从家乡招聘二十余个壮年劳力，他们靠着辛劳进城拼打，也租住在这个小院里。

这时候，在李康福的家里，他的妻子林媚正坐在沙发上，她神情专注地问：“老公，我生日快到了，你说过送我礼物，准备给我什么礼物啊？”

李康福瞥了她一眼，说：“那你说，你要什么啊？”

林媚来了兴致，说：“你答应过我的，要给我买一辆车的，你不会忘了吧？”

李康福看了看她，迟疑一下，脸露难色，说：“这三个月货物销售量有些滑坡，有些货款也未能及时回笼，再说家里已有一辆车，多了也没用，你能不能换一个礼物？”

林媚想起上回她兄长来借车而丈夫以业务用车忙没借，已有些不快，这又会认为丈夫敷衍作答，就提高了嗓门说：“不行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不能出尔反尔，说一套说一套，说不定在外面背着我干见不得人的事！”

听林媚这么一闹，李康福也有些来气，就说：“有事就说说，别借事而言其他，不嫌闹心？”答应过的事情，哪都能办到啊！去年底，你不还答应我要生个孩子呢？”

林媚倏地站了起来，气不打一处，用手指着李康福说：“你这个没良心的，答应我不算数。我告诉你，现在我不想要孩子，只想要一辆车，你看着办吧。”

林媚把事一闹升级，李康福的火也上来了，大声地说：“你还有完没完，烦不烦人？那我也告诉你，想这阵子买一辆车，门都没有。”

听到这话，林媚倔上劲来，摔门出去。

小院里一片漆黑，林媚向亮着灯光的小门市走去，路上却碰见公司里

生日礼物

跑长途销售的关叔的儿子小强。她听李康福说过，关叔跑长途做销售对公司贡献最大。看小强情绪低落，她问：“小强，你怎么了？”小强认出是林媚，低着头说：“林阿姨，我们老师要教画画，让我们买画笔画纸，爸爸说浪费钱，不给我买。”

林媚拉着小强的手说：“走，我们去门市部，你爸不给你买，阿姨给你买。”

小强显出惊喜，随即又摇了摇头说：“爸爸说，不让我拿别人的东西。”

林媚摸着小强的头说：“小强真懂事，但林阿姨不是外人，你爸也说过，在乡下都是乡亲乡邻，阿姨先给你买下，别误了你学习，这样吧，花多少钱，我见到你妈让她给我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”小强听完终于笑了。

林媚给小强买了画笔和画纸，从商店里出来，小强从林媚脸上发现了什么，就问：“林阿姨，你今天怎么也不太高兴啊？”林媚迟疑了片刻，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叹了一口气说：“阿姨快过生日了，让你李叔给我买一辆车，原先都答应了的，这回他却反悔了，说话不算数，算是阿姨白等了，真好气人呀！”

小强却咧着嘴笑了，说：“林阿姨，不要生气了，我送给你一辆车，你在这里等我一会。我去去就来。”说时，小强已转身往院外的门市部跑去。没多久，小强跑了过来，神秘地拿出一张硬纸放到林媚的手里，她打开一看，原来是小强画的一辆汽车！

林媚不由鼻子一酸，抱紧了小强，亲他时想哭。

把小强送回他家时，林媚还同关叔寒暄了一刻。关叔说眼下是公司资金周转最困难的时候，大伙们听说李总把原有的积蓄都投入了运转中，很感动，都表示拼力工作与公司共渡难关。

林媚回家时，在楼下盯着自家窗户透出的灯光，心里涌动一股从未有过的暖流。她上楼推开门时，门是虚掩着的。她看见李康福满面歉意地对她巴结着笑，他说：“看起来，你心情还不错啊，不生气了？”林媚轻轻嗅了他一眼，说：“和你如果能真生气，这时间一长，我还不得气个半死。”

李康福奔上来，抱着她说：“老婆，对不起，我想过了，是我不好，你想要车，我明天就去买，就是我给你的生日礼物。”

林媚嘴角一撇，说：“不，现在我不想要车了。”

李康福吃惊又意外：“那，那你说，想要什么啊？”

林媚撒娇地说：“我想要个孩子！”

诗路花语

钱铃双刀舞

■ 倪俊宇

嗨嘿！嗨哟哟——
卷过来一股股遒劲的风！
掠过来一道道灼目的闪！
步履蹒跚，血光与嘶吼
涂染着古林的悲壮
刀光嗖嗖，刃上
挑着一轮莽原的太阳……

黎家好怕曼阿洛和劳丹
野日下追撵狼兽
追撵远古的野性
猎神为之嘲笑为之狂欢
跳跃的崖峦
甩出一串串亘古的惊叹

双刀挥舞，电光撕裂长空
钱铃铿锵，铁蹄撼醒山林
嗨嘿！嗨哟！嗨哟！
暴雨一样，是急促的鼓点
雷鸣一样，是粗犷的呼叫
火花一样，是挥闪的刃光
狂涛一样，是腾跳的舞步……

峰峦，一层层突兀
季节，一茬茬裂变
日月，一轮轮更换……
在九颗太阳陨落的地方
木棉花，英雄鲜血一样
火红地绽放……

蛙声一片

■ 余芳媛

今夜我们听蛙儿唱歌
说说从前的夜晚
也许曾见过天空中最明亮的眼睛
一眨而逝
美好的，都短暂又隐秘
不小心就花白了头发
蛙声起伏伏
时间却从不停歇

五月叙事

■ 呼庆法

五月是季节里
明媚与茂盛的交接
在郁郁葱葱的色泽里
小杏初黄
榴花如火
耄头的麦 扬花 灌浆
泛出几分耀眼的成色
镰刀在磨石上
正以它锋利的想象
即将在热烈的南风中
以收割的姿势
展开一场恢弘的乡村叙事

五月
蜜蜂穿过繁忙的花期
在静谧的林荫里
开始辨识一朵纤小枣花的清幽
它所有的安然
都在这样的纯真里
不急不缓
把自己的喜欢
酝酿出纯料的甘甜

蔷薇

■ 申宝珠

但凡阳光出现
花朵就会一阵一阵地喧嚷
蝴蝶一语成谶 阳光
似露珠一样闪烁
好像这就是簇新的阳光发祥地

我无法预设天空的色彩
安适的心绪更像在阳光的边缘
舞蹈或歌唱
这个美丽的早晨我看到的蔷薇——
一经雨水的洗涤之后
更加清新的模样

尽管它如此激动和热情
尽管它如此悲悯和温馨
可是
我更依恋一个精致的细节
一个椭圆形光晕停留在叶脉的边缘
好久没有离开

服务读者需求
改善读者体验
欢迎扫描
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